



【大地风情】

大漠印象

□杜长芬

时间就像握在手里的沙，抓也抓不住，从指缝间悄然溜走五年的时光，我在陕蒙大漠。

沙漠，对我而言一直是一种朦胧的神秘之美，当然也有黄沙漫卷的壮观，走进陕西，走进大漠，它离我那么近，确实伸手可触，而它又离我那么远，我要穿越沧桑的岁月才能找到它最初的模样。

“沙漠”会唱歌

以前我总这样认为，沙漠应该是只有鹰和神抵达的风景，抑或是遥远骆驼商队才有勇气经过的地方。那日，读了三毛的《沙漠》，却又觉得它颇具浪漫色彩。

一个晴朗的日子，一个似火热情的日子，我和朋友来到了响沙湾。来到广袤沙漠之后，给我带来无比的震撼。它粗犷、壮美，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神奇是——它还会唱歌！

问了“度娘”，查阅了一下资料，原来响沙湾在蒙语中被称为“布热芒哈”，其意思为“带喇叭的沙丘”，因“沙子会唱歌”而得名“响沙湾”。它坐落在内蒙古达拉特旗境内库布齐沙漠东端，离我们山东能源集团驻外开发的地方很近，这个景区不容错过。

经过几个小时的路程颠簸，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到了响沙湾。此时，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座座金黄的沙山，乘坐沙漠缆车进入沙漠地带，阳光蒸腾着热情。沙子高温烫人，在这里要把自己全身包裹，捂严实了，脚还要套上很厚的沙袜。站在高处，望向整个响沙湾，高大的沙丘呈月牙形状，约有80多米高，横亘数公里，金黄色的沙坡和蓝天白云融于一体，沙海云天相接，感觉“海市蜃楼”一般，金黄色的沙浪如梯田般层次感。

响沙湾里的活动项目很多，“沙漠之舟”是最壮观的骆驼队，骑行中恍若西域商人一般，晃晃荡荡，悠哉安然，一路驼铃声叮叮当当，悦耳动听，给茫茫沙漠带来了生动与生机。

响沙湾之所以被称为“带喇叭的沙丘”，是因为这里的沙子可以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，这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。所以，滑沙、听沙子歌唱，是我最想体验的项目，一路滑下，不知道是风声还是沙子的响声，我的耳边“呜呜”作响，好像沙子在我耳畔唱起美妙的歌曲。

响沙湾的传奇故事有很多很多。要真正揭开“响沙湾”这一神奇现象，还要靠科学来揭开其神秘面纱。

沙漠里的“一滴泪”

辽阔的湖面、绵软的沙滩、静谧的原野、翠绿的草原、充满生机的植物、翩翩起舞的飞禽、温和的浪花、随波逐流的小舟、喷薄欲出的朝阳、夕阳西下的霞光……你能想象这是大漠中的风景吗？

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的壮观，在这里化作南方旖旎风光。这里是红碱淖，号称沙漠里的“神湖”。在我心里，我觉得它应该被称作“沙漠里的海”。

在去之前，我赶紧“恶补”了一下红碱淖有关的地理知识，了解到景区位于陕西省神木县境内，处于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过渡地带、毛乌素沙漠与鄂尔多斯盆地交汇处，海拔高度1100米，大陆性季风气候。湖面大致呈三角形，沿岸有七条季节性河流注入，是陕西省十大自然风景名胜區。红碱淖是全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，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。红碱淖的“淖”是蒙古族语，是水泊、湖泊的意思。

到达目的地以后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婀娜的仙女仁立景区，打眼入心，这仙女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了，传说中这“大漠神湖”就是“昭君泪”演绎而来。

听一听故事吧：红碱淖也叫“昭君泪”，来自当地一个美丽的传说。据说王昭君当年远嫁匈奴，走到尔林兔草原，即将告别中原，下马回望，想到从此乡关万里，恐怕一辈子也难以回还，顿时千般感慨、万般惆怅汹涌心间，这一驻足便流了七天七夜的眼泪，于是就形成了这一汪六七十平方公里的红碱淖。王母娘娘为此感动，便派七仙女下凡，仙女们各持一条彩带，从七个不同的方向向其走去，于是现在就有了七条季节河同时流入“昭君泪”。

有这么一段美丽的传说，红碱淖又被罩上了浪漫的诗意与神话传说的光环。

我来的时候正当盛夏，湖上水光粼粼，烟波浩渺，岸上水草丰茂，红柳、沙柳交织如画。草滩上成群的绵羊，像点缀在蓝天上的朵朵白云，而蓝天上的朵朵白云则像低垂在空中的棉花糖，甜化入心。

红碱淖的天空永远是湛蓝湛蓝的，鸟儿也爱来，是“湿地精灵”遗鸥的家園。沙滩上，湖面上遗鸥停歇或飞翔，和游人们亲密相处，可爱的遗鸥让这寂静的红碱淖充满了生机。湖里嬉戏打闹，浪花朵朵绽放，快乐在湖面上洋溢。一队队骆驼从沙丘走来，驼背上游客们做着各种姿势，旅伴们相互拍照留下这份美丽和快乐，还有成群的骏马，游客们潇洒扬鞭策马奔腾，当然，我也没有错过这份洒脱，在湖畔骑行。

这美丽的塞北沙湖风光，这神奇的“大漠之湖”，这美丽的“大漠明珠”，让我的心也是醉了。

【文人谈】

我愿是一朵青云

□薛原

闻一多因为当年在青岛担任过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，虽然他在青岛的生活只有两年，但留给青岛的是至今没有远去的传说，包括他的青岛“奇迹”。闻一多离开青岛与学潮有关——在后来成为抗战文艺战士创作了长篇小说《腹地》的王林等左翼学生的带领下，学潮让闻一多不得不离开了青岛大学。而在学生们给闻一多列举的“罪状”中，“不学无术的闻一多”利用职权安插亲信当自己的助教就是其中的一条——而这个助教就是陈梦家。

关于陈梦家与闻一多的关系，梁实秋在《谈闻一多》一文里说：“他的从前的学生陈梦家也是他所器重的。陈梦家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青年诗人，一多约他到国文系做助教，两个人颇为相得。”当年在青岛，“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青年诗人”陈梦家显然未得到闹学潮的学生们的认可。

闻一多对陈梦家是激赏有加：“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夫，陈梦家要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。”其实，陈梦家在青岛大学当闻一多助教的时间很短，他是1932年3月初应闻一多之邀到青岛大学的。沈从文在1932年11月出版的小说集《都市一妇人》题跋中提到自己在青岛大学的经历时说：“一多时任文学院院长，实秋任外文系主任，兼图书馆长，太侔任教务主任，今甫作校长，梦家作助教。”当时，闻一多是文学院院长，兼国文系主任。沈从文这段话里提到的实秋就是梁实秋，太侔就是后来接替杨振声担任校长的赵太侔，今甫就是杨振声，在学潮中辞去了校长一职。

陈梦家在青岛的时光虽然不长，但却留下了多首诗歌创作。他的夫人赵萝蕤在写于晚年的《忆梦家》里说，作为诗人，陈梦家的创作生涯前后只有七八年。1932年在青岛陈梦家“熟识”了闻一多，也影响了陈梦家的学术方向，他后来的精力都倾注于古史与古文字的研究。不过，闻一多在青岛时只发表了一首长诗《奇迹》，也是他在青岛感情生活的一点涟漪。但陈梦家在青岛却诗意勃发。从王黎群的《一朵野花：陈梦家纪事》一书里可以清晰地看到陈梦家在青岛激情澎湃的诗歌创作：在1932年的3月，陈梦家陆续写了《在蕴藻浜的战场上》《一个兵的墓铭》《老人》《哀息》等诗。在《梦家存诗》自序里，陈梦家说写《老人》这首诗，花了足足一礼拜的构思，他有意摆脱所有形式上的羁绊，在意识上他自觉满意。《哀息》写当时上海抗战闸北居民的撤退：“这哀思渐渐流进我的血管，/我凝固着像岸边一块石头。”

1932年4月青岛樱花节时，陈梦家写《十六年夏前后》：记述中学时代的生活经历。他在写《<在前线>序》时，还记下了当时在青岛复杂的心绪，“我十分羞愧在这里安闲度日子，这里的人家的旗杆上挂着恶毒的旗帜，每天使我愤懑”，更多的是对战争的谴责，“战争的胜利属于那‘更能忍耐的一方’，但这忍耐，不是容忍，是积蓄着更大的气力，等到那日子来到。土地要变颜色，河里流的不是雨水。在这流血的意义上，是死亡抵御死亡，生命换生命。我以这诗来纪念我们无上荣贵的阵亡将士的忠魂，并以诅咒我命运上可羞的不死。”

1932年4月25日，陈梦家写信给胡适提及写了有关上海抗战的四首诗，在信中他写道：“我于二月末到南翔投军，三月底回南京即转来青岛，现在青岛大学文学院做些小事，每日很空闲，自己好多读书，曾经写了四首关于战事的诗，已寄北晨，不久也许可由该社印成单行本，已有二首在《北晨学园》刊出，不知见到否？……六月下旬拟到北平一游，并谒先生。近来青岛樱花正好，天气不热。”

初到青岛的几个月里，陈梦家一直沉浸在诗歌创作中。在1931年5月27日，陈梦家作诗《叮当歌》，并在后记里写道：“青岛的午夜有时传来德

国教堂的钟声，使我回想十五年前在江南的一个神道院中，父亲抱着我倚了栏杆唱叮当歌。我祝福父亲康健，如这德国教堂不变的钟声一样。”

陈梦家在这个季节还写了《白俄老人》《海》等诗，这些在青岛写的诗，后来都收入他的自选集《梦家存诗》。其中一首《海天小歌》写道：

我愿是一朵青云，
你是云里的百灵；
飞到天门你脱下翎毛，
我们逃出世界的小泡。——
你不是说过，真妮：
“爱情容不下沙粒。”

陈梦家后来在1956年写了《艺术家的闻一多先生》一文，在文中回忆说：“在青岛的半年，我们常常早晚去海边散步，青岛有很好的花园，使人流连忘返。我记得在青岛的时候，晚间无事，我们两人手持一册，他常常吟诵古代诗人或外国诗人的诗篇。”陈梦家和闻一多还合作译诗，例如他们一起翻译布莱克的诗歌《小羊》。“我们只觉得他字句的简单重叠，一译下就失去了原来的光辉，为着努力追踪原诗的简单纯朴，模仿他的形式，我们从译作中所得到的苦虑比慰藉更多。”从中可以看出陈梦家和闻一多相处的情景。

一场学潮的发生，中止了陈梦家在青岛大学的助教工作。

闻一多在青岛大学遭遇过三次学潮：第一次在1930年开学初，因学校开除用假文凭报考的学生引发学潮；第二次是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，平津学生南下请愿，青岛大学学生也罢课响应，闻一多作为文学院院长，参与决议开除肇事首要分子，遂遭学生围攻；第三次就是1932年6月，青岛大学学生为反对学分淘汰制，第三次罢课。此时，陈梦家来青岛大学当闻一多的助教还不满半年。学生们打出的标语就有“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”等等，这才有了1932年6月9日闻一多给吴伯箫写信时的感叹：“我们这青岛，凡属于自然的都好，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，缺憾太多。”

在稍后不久的1932年6月16日，闻一多致好友饶孟侃的信中又说道：“前次来信，正值我上北平挽留校长去了，等我回来，校中反对我的空气紧张起来，他们造谣言说我上北平是逃走的。现在办学校的事，提起来真令人寒心，我现在只能求能在这里教书混碗饭吃，院长无论如何不干了。今甫现在已回来，我已向他表示，并得同意，候太侔回来再商量。我与实秋都是遭反对的，我们的罪名是‘新月派包办青大’。我把梦家找来当个小助教，他们便说我滥用私人，闹得梦家几乎不能安身。情形如是，一言难尽……”

在这封信的最后，闻一多说：“实秋的系主任与图书馆长也非辞不可。”也就是说，随着杨振声、闻一多和梁实秋的辞职，作为闻一多找来的助教陈梦家也不可能再留在青岛大学。

1932年6月29日，因学潮，杨振声赴南京向教育部请辞青岛大学校长一职。1932年7月3日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解散青岛大学，成立国立山东大学，赵太侔、梁实秋等暂留山大，杨振声正式去职赴北平，闻一多携陈梦家也告别青岛。至此，陈梦家结束了在青岛大学不到半年的助教生活。

1932年7月，陈梦家的诗集《在前线》由北平晨报社初版。收入1932年3月陈梦家在青岛创作的《哀思》《在蕴藻浜的战场上》《老人》《一个兵的墓铭》等四首诗，这四首诗抒写陈梦家1932年1月至2月投身十九路军在上海南翔抗日前线的体验。

关于陈梦家，可简介如下：中国现代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和诗人。1966年9月3日自缢而死，年仅五十五岁。其夫人赵萝蕤是翻译家和学者。正如陈子善所说：从出色的“新月诗人”到卓越的考古学家，陈梦家的一生既是多姿多彩的，也是充满坎坷和苦难的。陈梦家在青岛的这段时光虽然短暂，但对他的人生却有着转折线的意义。